

世界客属第二十届恳亲大会

“移民与客家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主办单位：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承办单位：四川客家研究中心

协办单位：香港崇正总会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四川省蜀光综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编委会名单

顾问：贾松青 周敏谦 邱林 李绍明

主任：侯水平

副主任：孙成民 陈世松

委员：邓运佳 李全中 谢桃坊 李映发 孙和平

编辑部

主编：陈世松

副主编：李全中

目 录

- 1/ 代 序—— 祝客家文化事业欣欣向荣 →郑燕翔

一、客家学研究

- 1/ 客家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李逢蕊
8/ 走近客家——“南迁说”质疑 →许怀林
17/ 试论客家研究的几个误区及其改正方法 →宋客
24/ 走客家研究创新之路——重读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 →陈世松

二、客家移民迁徙源流

- 34/ 移民活动视角下的客家 →曾汉祥 吴筑筑
41/ 中原南下移民的时段性与客家移民问题 →安国楼
51/ 中山先生客家始祖入赣事迹考辨 →陈隆文
58/ 乳源朱氏家族源流考略 →朱品端 林俊杰
66/ 从馆藏客家族谱文献看上杭客家人向四川的移民历史 →严雅英
81/ 清代四川移民中的广东长乐客家人 →李映发
90/ 荣昌是清初客家移民川中集散地的史实探讨 →黄石声、何德智、郭礼淮
99/ 派衍梅州及柳州——近代客家移民潮的广西柳州郊县考察 →熊守清
107/ 从邝氏家族的崛起看客家民系的形成 →陈良学

- 123/ 日据时期台东的客家移民 →(台湾)黄学堂
135/ 客家人在台湾岛内二次移民研究
——以屏东县南州乡大埔社区为例 →(台湾)吴炆和

三、环境适应与族群关系互动

- 155/ 略论马来西亚客家人的环境适应性与经济活动的变迁 →(马来西亚)文平强
167/ 台湾客家人的“福佬化”现象 族群同化理论的观察 →(台湾)丘昌泰
185/ 弱势族群与客家意识 →万幼楠
192/ 由福佬与客家文化的互动看非客家民系文化对客家文化的影响 →张佑周
202/ 怀远人与本地人互动关系及其发展演变过程的探讨 →余树芬、钟鸣时
212/ 客家移民社会与在地化研究 →(台湾)陈福雄

四、传统社会与民间信仰

- 225/ 客家传统宗族社会论略 →吴永章
239/ 连州的传统经济与民俗 →(香港)谭伟伦、曾汉祥
250/ 清代四川客籍移民经济与社会行为略论 →黄友良
261/ 传统客家村落的通婚网络初探——闽西武北村落的田野调查研究 →刘大可
279/ 清代赣南客家庙会市场的地域特征分析 →谢庐明
287/ 客家祖地的民俗信仰与传统社会研究
——以宁化河龙的伊公信仰为个案 →钟晋兰
303/ 闽粤客家渡台和民间信仰传播 →周雪香
315/ 在建构中“移民”的民间信仰 →蔡登秋
326/ 生命的感悟:客家动物崇拜杂谈 →陈弦章

五、民间习俗与居住文化

- 342/ 客家婚仪六礼的比较研究 →崔灿
352/ 梅县丧葬的礼俗及其与儒佛道的关联 →张维耿
360/ 四川新都客家丧俗中的“点主”仪式 →曾为志、黄尚军



- 373/ 从“抢童子”习俗看四川客家文化的地域特色 → 兰玉英
- 384/ 血胤相承的坚持——从台湾地方祠堂看中原文化的播迁 → (台湾) 邱荣裕
- 392/ 贺州市客家人的门第与堂号浅议 → 曾纪梅
- 400/ 对客家居住文化特征的思考 → 梅联华
- 407/ 客家古民居与创建和谐社会 → 毕 剑
- 415/ 客家围楼文化 → 廖晋雄
- 432/ 从民居建构看移民文化 :以粤东梅州围龙屋为重点分析 → 房学嘉
- 442/ 客家围龙屋开发利用策略的人类学研究
——以梅江区三角镇承德楼与梅县丙村镇仁厚温公祠为例 → 宋德剑
- 452/ 客家建筑营造仪式中“杨公先师”信仰比较初探
——以台湾六堆、广东梅州及福建永定为例 → (台湾) 刘秀美

六、人文教化与文化传承

- 470/ 宋明理学在福建客地的传播 → 谢重光
- 479/ 论清初梅州“文化之乡”的形成 → 肖文评
- 488/ 奎光书院——清代客家移民的希望工程 → 赖文峰
- 507/ 客家移民台湾的历史记忆 → 杨彦杰
- 517/ 文化与认同——兼论海外客家人的寻根意识 → 罗 勇、潘 炜
- 528/ 人际关系与社会秩序的重建
——关于客家人崇宗敬祖行为的社会学分析 → 刘劲峰、魏丽霞
- 539/ 入蜀客家人创业文化心态试析 → 龙显昭
- 547/ 家族记忆的言说方式与和谐构成——以川赣钟氏族谱为例 → 钟俊昆

七、客家语言与文学艺术

- 557/ 语言接触下的语言演变——以台湾佳冬的客家话为例 → (台湾) 赖淑芬
- 567/ 马来西亚怡保客家话的语音特点 → (日本) 大岛广美
- 579/ 台湾客话“茶”的语言及其文化 → (台湾) 徐贵荣
- 593/ “钟”何以用“撞”？
——从客家话看礼记学记“撞钟”之解释 → (台湾) 谢杰雄

- 605/ 客语性别词缀的研究——公、牯、嬷、哥、婆 →(台湾)吴中杰、范鸣珠
616/ 客家妇女的哭歌 →(法国)郑瑞贞
623/ 与歌唱相结合的赣南客家民俗活动 →黄玉英
634/ 论粤北客家木雕文化 →廖 威
642/ 客家草帽 :传统手工业文化的历史转型
——成都龙泉驿区柏合镇客家草帽专业化市场的考察 →孙和平

八、客家文化精神与名人活动寻踪

- 647/ 浅论客家文化、相邻文化与国际化 →(日本)钟清汉
658/ “客家和客家文化”四论 →丁毅华
665/ 关于客家文化特质的思考 →林晓平
672/ 文化学视野下的客家文化分层现象研究 →邹春生
679/ 文化资本 :客家文化的另类表述 →周建新
688/ 发扬移民精神 共建和谐家园 →刘佐泉
697/ 缅怀黄遵宪逝世 100 周年 →(加拿大)熊恒浩
701/ 客家伟人孙中山在日遗迹的探访 →(日本)崔淑芬
708/ 一个爱国实业家的西部情怀——胡文虎与四川 →李全中

九、客家与海外世界

- 716/ 香港崇正总会与世界客家运动 →(香港)刘义章、老冠祥
726/ 客家人移居海外生存与发展 →罗英祥
736/ 拓荒夏威夷的客家人 →杨晓明
744/ 20 世纪初叶旅日客家群体研究 →周菲菲
753/ 后记

代序

——祝客家文化事业欣欣向荣

郑燕翔

金秋送爽,桂子飘香。阖家团聚的中秋佳节和举国同庆的国庆刚过,我们又迎来了在成都召开的世界客属第二十届恳亲大会。

以“天下客家·西部情缘”为主题的这届恳亲大会,把四川与客家世界、历史与现实有机地连接在一起。追今抚昔,思绪万千,令我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

遥想当年,我们的客家先祖,来到四川,垦荒落业,扎根繁衍,为建设四川的社会经济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这是祖先为我们留下的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客家后辈永远追思发扬。

今天,西部大开发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又有无数客家人从海外、从东南沿海地区,带着资金、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再次投身西部这块正在开发的热土,续写着客家先辈们在这里建立的功业。他们是新时代的弄潮儿,客家的骄子。

沐浴改革开放的春风,追赶西部大开发的热浪,我这个来自中国帅乡、著名的客家聚居区仪陇县的客家后裔,以家乡出了一位客家伟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统帅朱德而倍感骄傲和自豪。追思他的丰功伟绩,我们客家后裔自当兢兢业业,克勤克俭,百尺竿头,奋发努力。

欣闻在世界客属第二十届恳亲大会期间,将举办以“移民与客家文化”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届时将有众多学界精英、客家名流前来成都,以文会友,探讨学术,交流成果。在成都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中,出现这样一道客家文化的亮丽风景,将是何等的幸事和盛事!躬逢盛会,我一定前往学习请教。

荟萃这次盛会的宏文妙论将结集出版,相信这对保存客家文化遗产,弘扬客家文化精神,促进社会科学的繁荣与发展,定会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值此论文集出版之际,我愿意写上这样几句话,以表达我对客家文化的钟爱之情。

祝第二十届世客大会取得圆满成功!

愿客家文化事业欣欣向荣,蒸蒸日上!

(作者为四川省蜀光综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客家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客家学学科建设中的理论、观点、方法及史料问题探讨

李逢蕊（闽西客家学研究会）

一 客家学研究的回顾

1989年12月广东梅州召开世界客属联谊会,在我倡议下同时破例也召开首次客家学术研讨会。全国史学泰斗吴泽教授出席了盛会,会上提出了“建立现代的、科学的、具有特色的客家学”的号召,我提交了《客家人界定初论》答卷,还散发了我主编的《客家史与客家人研究》刊物(后改为《客家学研究》)与会同仁,人手一册。会议揭开了客家学研究序幕,引起了巨大反响,海内外30多家报刊纷纷作了“大陆兴起客家学研究热潮”的报道而举世瞩目。随后华东师大成立客家学研究室,聘我为主任,1990年报国务院社科规划办立项客家学研究课题,获准,我为课题组长,闽西同时成立客家学研究会,我任会长,创办了《客家研究》《客家纵横》客家学理论刊物,先后在上海、闽西召开了国际客家学术研讨会,异常成功,影响深远,从此,客家学研究走上了开拓创新的道路。

客家学研究的诞生绝非偶然,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客家文化进入学术领域展开研究长达一个多世纪,以民系文化模式进行研究,出现辉煌成果,应该是公认的史学大师罗香林,他的《客家研究导论》、《客家源流考》成为客家民系文化研究的权威著作,影响了半世纪。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始终未能构建客家学的理论体系,且有不少的缺陷,留给后人思议、研究、攀登和超越。随着中国大陆人文社会科学的兴起,特别是华侨史研究的涌动,出现了学潮澎湃的趋势。1985年,我在史学家吴泽老师的鼓励下选择了最大难点——胡文虎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引起了政界、学界和社会广泛关注,特别是中央领导人江泽民、李鹏给胡文虎的公正评价,使胡文虎半世含冤昭

雪,重树爱国侨领形象,在华侨群体中产生巨大波澜和深远影响。

学术实践给了我深沉的启迪,深感责任重大,决心团结一批客家学者,由点到面,走向客家学研究的前沿,向新的领域攀登。经历了10多年的历程,引发了国内外客家研究蓬勃兴起,学潮汹涌澎湃,不可阻挡,酿成了世界学术热点。

当今客家学研究总的趋势是好的,难能可贵,令人鼓舞。不仅客家学研究组织林立,还走向高层次,不断出现新成果。就闽粤赣州师院、龙岩学院、嘉应学院都成立了客家学研究所,分别出版了《客家纵横》、学报客家专刊、《客家研究辑刊》、《客家人》、《客家大观园》等理论和普及相结合的杂志和专刊。就全国而言,上海华东师大、北京大学、四川省社科院、厦门大学、郑州大学、深圳大学、台北中央大学等分别成立了客家学研究中心,不仅出版了有关客家学研究刊物,还出版了客家资料书籍、专著、客家地方史志等。这些都是较高层次的学术组织和成果。这表明一批客家学者在为客家学理论构建了许多有益的奠基工作,这趋势都在高层次学术组织中推进,以可喜成果表现学者群的心境所向。

闽西是客家文化宝藏祖地,更是客家学的发祥地,由胡文虎研究课题点的攻破到走向整个客家学研究、构建客家学理论体系、同铸客家灵魂,都发祥在闽西龙岩师专。回顾十几年走过的历程,我和闽西客家学者主要做了下列几件事:(一)选择华侨史研究最大难点——胡文虎研究。1985年龙岩师专成立了胡文虎研究室,我任主任,历尽千辛万苦,整整研究了六年,终获成果。我编著出版了《胡文虎研究专刊》(三期)、《胡文虎研究资料精选辑》和王东博士合著《胡文虎评传》,史学泰斗吴泽教授作序,给予学术高度评价,促使中央给胡文虎公正评价,影响深远。(二)1990年华东师大客家学研究中心上报国务院社科规划办获准立项客家学研究课题,我为课题组长,十多年来团结国内外著名学者上百名尽心尽力从事客家学理论探索,构建成了学术体系,方方面面做了应做的事。我出版了《客家学研究文集》1~7卷,策划总编出版了《客家学研究导论》(王东著)、《客家话世界通用大辞典》(罗美珍、饶长溶主编)。为迎接2000年龙岩召开的第十六届世界客属恳亲会和第六届国际客家学研讨会,我提交了论文《客家与二十一世纪》,还参与组织闽西客家学者系列客家学研究丛书。如吴福文《客家探讨》、张佑周等《客家文化概论》、葛文清《全球化现代化视角中的客家与闽西》、马先富《客家经济研究》、钟德彪《闽西现代客家研究》等。同时也涌现出上杭客家族谱馆、连城客家方志馆、永定土楼民俗博物馆等。(三)创办《客家学研究》杂志,吴泽教授任主编,我任副主编。创办《客家纵横》,我和吴福文任主编,已出版了40期,成为海内外客家文化交流的重要阵地。(四)1996年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华东师大



史学所、客家学研究中心、研究生院联合开办了客家学硕士生班,1998年已毕业首届。(五)积极参与世界客家学术研交流活动,促进客家学研究发展。1989年梅州召开首届国际客家学术研讨会,拙著《客家人界定初论》,获1994年福建省第二次社科优秀成果奖,又获国际优秀论文奖。1992年香港由胡仙博士主持的国际客家学研讨会,拙著《三江文化的时空差异》获全国理论创新优秀论文奖,获国际优秀论文奖。1996年新加坡召开第三届国际客家学研讨会,拙著《客家学潮与客家情潮》选入中国发展西部经济文化研究丛书编委会主编的《二十一世纪之路》,获优秀征文学术成果特等奖。2000年龙岩市第六届国际客家研讨会,拙著《客家与二十一世纪》被中央党校主编的《邓小平理论实践大全》和中央文化部文化发展中心主编的《中国世纪英才论著精粹》入编,获全国人文社会科学优秀论文学术成果一等奖,获新时期优秀领导人才学术成果特等奖,获国际优秀论文奖。2002年印尼雅加达召开的十七届世界客属恳亲会和第八届国际客家学术研讨会,拙著《加速客家研究是当代世界客家学者的历史使命》获全国人文社会科学优秀论文学术成果一等奖,获国际优秀论文奖。2003年韩国召开的中国文化研讨会,拙著《客家学研究 with 闽西客家文化》获全国人文社科优秀论文学术成果一等奖,获国际优秀文化奖。

回顾客家学研究的历程,作为发祥地的闽西龙岩师专和华东师大客家学研究中心的同仁,无愧于心,有两点是值得自慰和肯定的:一是敢于应战二十一世纪,勇于攀登学术高峰,大胆创立新建学科——历史学科的二级学科——客家学,填补了历史空白,迈出大胆可喜的一步;二是更多的以扎实的步伐走过的艰辛历程,给客家学界留下了令人启迪和深省的印记。

二 客家学研究有关问题的探讨和思考

客家学是一门历史学科的二级学科,是新兴的客家民系学。它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是涉及众多的人文社会学科诸如历史、语言、民俗、文化、经济、人类、移民学科的综合学科,它是研究客家民系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并揭示其规律的一门学问。由于客家学研究涉及领域太多,要求真正达到学术上的逐个突破,乃至全面突破,的确绝非易事。但这条路又非走不可,如果没有学术上的突破,就难使客家学的理论体系的构建达到水平,也就没有高水平的科学体系的成果。

客家学是新兴的学科,必然带来众多的问题亟待探讨和思考。史学泰斗吴泽教授1990年8月在《客家学研究》第二期发表了《建立客家学刍议》一文,就客家学亟待建

立的新学科、客家学研究的科学方法、客家学的学科建设等重大问题作了深刻的学术论述,按吴教授指引的思路和方法进行客家学的探索和研究,就自然走上正路,早出成果,出好成果。

我个人十多年来的实践就是按吴泽教授指引的航向进行的学术探索,深有体会。我觉得最重要的指导思想是两点:一是运用民族学的理论,区别出客家民系学的特点,以此视角去研究客家民系的广度和深度,也就是对研究对象,在理论指导下深化和拓展。二是强化客家学自身的理论建设和发展,这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也就是说从感性认识升华到理性认识,反过来又不断提高感性认识使之深化,使理性认识更加升华,如此相辅相成,就容易构建起理论体系,真正做到揭示研究对象的发生发展规律,形成高层次的客家学理论。

我的探索主要抓住关键性问题,试图给予科学界定,以此促进客家学理论的构建。我的《客家人界定初论》一文,就是从民族学概念的共性出发,区别出客家民系的个性,包括从民系形成的历史、语言、文化、民俗、心态(客家精神)等方面概括特性,形成客家民系概念。可是,目前学界对此仍众说纷纭,有的学者提出血统论和血缘论的观点,对各民系之间的融合过程,提出了同区域群居形成的客家民系才算,散居迁徙到其它区域或现居外国三代以上失去语言特征则不算做客家人的观点,有更多的学者对客家一词的由来从典籍中寻找结论,常常陷入户籍观念的圈子不能自拔,更有学者坚持中原南迁的汉人保留了中原文化和经济特征,统称客家的观点,但这一泛客论,无法解释中原汉族南迁之后形成多民系的史实,或者就根本不承认有民系的概念。

关于客家民系形成的时空界定问题,众说纷纭。概括起来有三点:一是对罗香林提出的闽粤赣客家大本营孕育形成客家民系于唐末宋初说,给予诠释、补充、完善、提高,我认同这一观点。唐末宋初在闽西、粤东、赣南这一块三角地区,分别都设了赣州、汀州、嘉应州的州郡建制,人口共有227.655万户,最主要客家民系的主要特征,为语言、文化、民俗、心态均已形成,就应该承认客家民系形成了。二是以州志认同为依据,算出人口猛增而形成的明清界说,这一说缺乏科学依据更缺乏说服力。罗香林正是突破官史州志的片面论而推出《客家源流考》成为不朽之作。三是从根本上否定客家民系的历史,提出土著演变论,梅州有一学者提出梅州客家是本土畬族演变而成的,此论没有科学依据,纯属要挟混乱,牵强附会之谈,不足为论。

客家文化概念问题,在许多文章中,只笼统讲到客家文化,但没有内涵的界定。因此,常常在笼统的客家文化帽子下面,实际说的区域文化事象,而又常常自我宣扬,以一概全,物质文化如此,精神文化也如此。例如客家文化是小盆地文化或叫梯田文化,



有的自称文化之乡,等等。我认为客家文化应有一个科学的概念,从客家民系孕育、形成、发展全过程,展现客家文化的全貌。我写了篇论文《三江文化的时空差异》,把客家文化概括为三江文化即赣江文化、汀江文化、梅州文化,揭示它形成的时空和时序性,也进行了共同性和差异性的比较,力求避免片面性,这也算是我对客家文化的理性探索留下的脚印。

客家文化社会功能问题:客家民系大本营出现的精神文化先进,物质文化落后的反差现象,20世纪80年代末已为多数学者所认识,如何改变这一状况,则又回避不问,就文化论文化,离开振兴经济的严峻课题,未能使文化研究为促进经济建设服务,这是一大憾事。我作为客家学研究工作者,对此进行大胆尝试,就在梅州进行了探索,提出了“文化搭台,经贸唱戏,文化修桥铺路,经贸开花结果”的思路,梅州两次客联和客属恳亲会,就为此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使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产生良性循环的景象。1998年,他们就出色打好这张客家牌,以迎接世界客联会的盛会召开为题,做了一篇非常精彩的文章:一手将客家研讨会列入大会议程,有150多位学者出席研讨会,使研讨会异常成功,开创了国际客家研讨会的先河;一手将梅州国际机场建成,航班开通,他们用飞机把世界客家代表团迎接到梅州出席盛会,影响深远。1994年,又再次更出色打好客家牌,用两年时间修通了广州到梅州的铁路,用列车把世界客家贵宾迎接到梅州出席第十二届世界客属恳亲会。更可贵的是客家乡亲相助,为梅州客家经济振兴签订正式投资开发合同达5.6亿元,签订意向书达53亿元。梅州通过文化的社会功能的充分发挥,使经济振兴走在闽粤赣客家大本营的前头,他们为我们客家地区树立了文化修桥铺路、经贸开花结果的光辉榜样。

客家民系和其它民族的交融问题:交融是客观存在,大家都注意到了,但如何正确对待交融给予学术概括,则谈及太少,有的学者把客家民系与畬族的融合,看成是客化了畬族,使畬族融化为客家人了。但也有的人认为互相融合,称为“畬客”为妥。也有的学者认为多数群体融合散居迁入的流民为客家人,少数分散迁入福佬民系聚居地,把某民系融化过来了,以数量决定融化被融化。但有的学者认为人口数量论不科学,主要应看谁的文化先进,谁的生产力先进,先进必定融化落后,这才是本质。客家民系本是中原汉民,南迁闽粤赣三角区,反客为主,就是因为先进的文化和先进的生产力战胜了土著落后的文化和生产力,终于把土著包括少数民族融化为客家人,或叫汉化及客化了。我认为应将上述两种文化观点融在一起,即以多融少,以先进融落后。

评价客家名人,尤其是侨居国外的名人的视角问题,多数学者从历史大背景中编写名人传记,评论成败得失,极少采取史学、华侨史学、客家学的特殊的特定的视角。

特别对侨居国外的客家名人,不仅要从事史学、华侨史学、客家学的视角去探究,尤其放到中西文化汇合点去透视,才能立体地展现人物的风貌,较准确公正地评价人物,拙著《胡文虎评传》就做了这方面的尝试。

客家学的学科建设问题。按照史学泰斗吴泽教授指引的入手方向有三:一是从民族学角度研究客家民系的形成,是客家学科建设的最基本工作;二是从中国社会史的角度来研究客家民系的发展过程及其演变,是客家学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三是从中国国情学角度分析当代客家民系的实物资料。我和学者同仁,都在按照吴泽教授指引的方向而努力探索前进!

三 客家学研究的前瞻

作为一种文化,要发挥他应有的社会功能,理论体系的构建至关重要。客家学的理论体系的构建,就是客家民系文化魂建设的至要之本。应该说,举世客家学者就客家文化事象的研究是热情踊跃刻苦用心的,不仅学者群体林立,且长达一百多年,至1990年开始正式进入客家学理论体系的研究。然而,至今尽管学界向社会提交了初步成果,却仍只是尝试性地迈进一步。若要达到理论体系完善成熟,尚须全球客家学者,甚至一代人共同努力方能奏效。我们真诚希望全球客家学者重视客家学理论体系构建群策群力,加速步伐,早出成果,多出成果,出好成果,为铸造客家魂,开创客家学研究新局面而共同奋斗,这就是当代客家学者的历史使命!

研究客家文化的学者,在致力客家文化研究的实践中,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导向和科学的方法。正确导向,就是建立客家学理论的概念,成为指导研究客家文化的主流导向,科学方法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可行方法,只有解决好这二大问题,研究客家文化就会走向正轨而出好成果。

我在第六届国际客家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了《客家与二十一世纪》论文,其中就如何加速构建客家学理论体系的思想和方法上,提出要抓好几个重要环节:(一)吃透前人研究成果,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二)开展田野调查,有组织有重点地进行多种形式的学术访问和学术研讨争鸣活动;(三)注意培养年轻一代高层次的研究人才,办好客家学研究生班,甚至创办客家学院,培养高层次的客家研究人才;(四)努力办好高水准的客家理论刊物,出版书籍,创办客家文化出版社,使之成为客家学高层次交流阵地;(五)千方百计筹建客家研究基金会,以提供物质保障;(六)建立客家文化信息网络中心,开展联网活动,使客家文化资源共享;(七)努力提高完善世界客



家研究和世界客属恳亲会组织和活动内容 ,使它更具活力和生命力。

在这些思路中 ,当前最最值得强调的是两点 :一是创建客家学研究基金会。不仅是提供学术研究活动的物质保障 ,更可激发客家学者的主动性 ,有效加速客家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二是创建客家文化出版社(至今国内均无此出版社)。不仅使客家文化建设上了一个层次 ,纳入国家管理轨道 ,更好为社会服务 ,进而走向世界。也可在完善管理的基础上使客家文化出版社有一个正确的导向 ,把好质量关 ,使客家文化出版社成为客家文化交流的重要基地。也可以进一步促进客家学理论体系的构建 ,早出成果。这是对国对民都有利的一件大好事 ,意义重大 ,影响深远。

在客家学潮和客家学情潮澎湃全球的 21 世纪 ,让我们全球客家学者 ,特别是国内客家学者 ,同心同德 ,加速完成客家学研究 ,同铸客家魂的历史使命 ,以早日建立客家学理论体系的学术成果 ,迎来灿烂的客家之春 !

走近客家

——“南迁说”质疑

许怀林（江西师范大学）

一 返思

客家,已经是人们非常熟悉的人群,对客家人历史的研究,也已经是大家很熟悉的领域,获得了丰硕成果。这个成绩的取得,经历了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过程。这个过程在我本人表现尤为明显。1975年我带74级学生去赣南崇义县,调查王守仁镇压横水、桶岗山寨农民军的历史情况,掌握到的文献资料、碑刻实物、访谈口碑中,有许多关于畬族、瑶族以及闽西、粤东民众迁入的史实,群众的方言基本上是客家话,但是当时大家根本没有关于客家问题意识,研讨的全部内容都是农民起义的话题。

改革开放以后,新时代的社会环境推动客家研究的兴起,因其特有的社会资源优势,成为政府机关、社会团体、学校和科研单位都关注的文化活动。1990年春,校友李联春带来信息,告诉我们客家研究动态,宣传研究客家的现实意义,激起了我们参与研究的兴趣。第二年夏,我带著《中国人口迁徙与江西的客家》一文赴上海,参加“上海首届客家学研讨会”。第一次涉足客家,缺乏研究基础,仅凭对历史的了解,便只能写出大而化之的文章,多因袭陈言,少具体论证,只停留在人口迁徙的研究上说话,没有进入客家人群,深入到客家地区中去探究其奥蕴。所说论点,很值得推敲。例如,关于人口迁徙的历程中说:“(明清时期)迁入江西的闽粤人称之为‘客家’,而江西迁出去的人,自然也将被当地人视为客家。”

关于客家的界定说:“客家是历史上南迁的北方人中的一部分,他们在迁徙中逐渐形成,形成后仍在迁徙演变之中。大批的客家人远涉重洋,旅居海外,相当多的客家



人返回江西开发山区。”^①

现在看来,这两方面的论说是想当然的。至少有两点不妥:一是客家是否就是南迁的北方人?二是迁入江西的闽粤人、迁出江西的人是否都是客家人?仔细想想,这样的话语经不住推敲,没有历史事实根据,这不是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为了提高自己对客家的认识,也是消除该文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有必要对“南迁说”重新分析。

“南迁说”是客家研究的出发点和基础,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了,其它问题就好办。

提起“南迁说”,必定说到罗香林。罗香林先生是客家研究的奠基人,他在《客家源流考》中最先定下基调,中原民人自晋室东迁开始,先后六次南迁,聚集在赣闽粤交界山区,形成客家人。(此论已为世人熟知,恕未具体征引)罗香林等先辈的科学成果,我们必须十分珍惜,虚心学习,认真吸取,我们正是站在前人的肩上,才可能看到新的境界。然而,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只能逐步前进,对客家的研究,也不会一人一次完成。我们必须像他们那样敢于开拓,走出新路。时间过去了五六十年,社会条件今非昔比,理论基础与学术水平大为不同,我们完全有必要也有可能去解决存在的问题,力求不辜负古人,不愧疚于后人。

二 “南迁说”对吗

客家人是从北方迁来的吗?历史上的客户、侨户是客家吗?客家先民如何界定?客家民系形成于何时?客家群体在同化非客家人的同时,是否也有人在异化为非客家人?等等。这许多问题都涉及客家的源与流,是对以往论说的质疑。1995年的《关于客家源流与客家民系的几个问题的论争》^②,就是对这些问题的初步讨论。其中讨论的秦汉时期南迁的北方人不是客家,东晋南北朝的侨人不是客家的开始阶段,安史之乱以后南迁者是客家先民,客家民系形成于南宋发展于明代,以及对“东晋说”等问题的讨论,我现在认为基本上正确。其中所说六朝、两宋时代的侨民、侨郡、客户的史实,无可怀疑,他们与客家不相干。有的学者把他们的迁徙、落籍以及户口数量、著名人士

^① 许怀林:《中国人口迁徙与江西的客家》,《中华客家研究论丛》,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7、96页。

^② 见嘉应大学客家研究所《客家研究辑刊》1995年第2期、1996年第1期。收入《中华客家研究论丛》时标题省为《关于客家源流与客家民系的思考》。

当作客家事迹叙述,是对历史的误解。客家先民的认定,不宜无限上溯,只能从第一代客家人往前追四五代即可。孟子云:“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五世而斩。”^①意思是父子之间的风韵影响,经过五代人的变异与传承之后,已经由很疏远至而断绝了。于是,同姓的也可以婚姻,遇丧葬之事可不祭吊。如果无限制地往上追根溯源,势必大家都来自中原,皆炎黄子孙。这样一来,对客家的研究便将失去意义。

但是,该文关于“南迁说”还是没有正面接触,没有提出疑问。所谓的“客家民系形成于南宋,发展于明代”,仍然是在“南迁说”的前提下立论的。

第一,“南迁说”的问题,关键不是远祖来自中原(此远祖有几家能说清楚?),也不是什么时候来的才算客家先民,而是为什么南迁的中原人散布很广,却只有定居于闽粤赣交接地区的便成为客家?或者说,客家究竟是不是南迁来的中原人?所以,只说历史人口迁徙是不够的,必须落实到真实的客家人上来,必须要考虑闽粤赣交界处的社会实际情况。

第二,“南迁说”意味着这些人的客家特性原本就存在,不是后来入乡随俗的被同化,南迁只不过是居住地的改变。要不,为什么来到赣闽粤交界区便是客家?

第三,“南迁说”表明这些具有客家特性的中原人全部南迁了,而且都落籍于赣闽粤交界区。否则,为何仍然留在北方的老家人不会说客家方言?为何聚居于别地的老家人不说客家话?

第四,这些具有客家特性的中原人,自东晋以后的一千多年中,不论迁徙过几次,在异地停留了几代,都不改其固有的习性,既不吸收,也不放弃,一到赣闽粤交界区便是客家!这可能吗?

第五,“南迁说”没有告诉我们赣闽粤交界区的人群生活状况,他们给迁入者的影响有多大,他们在客家群体中占何等地位。而这恰恰是最重要的方面。

鉴于上述各点,我们意识到客家“南迁说”不能自圆其说,需要修正为“本地说”,即:客家是赣闽粤交界区本地的人群,不同时期、不同距离的北方迁入者,都是被他们同化的成员,主体始终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当然,外来者落籍四五代以后,坟墓在此,田园在此,也就由客变土,成为当然的土著了。

^① 《孟子·离娄下》。



三 “本地说”的意义

“本地说”已提出很久了,认同者日渐增多。1994年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房学嘉《客家源流探奥》,是“本地说”的最早集中展示。房是梅州客家人子孙,对客家有深刻的了解,他的观点是对传统的挑战,当时引起激烈争论,而争论激发人们深入思考,思考的结果是“南迁说”逐渐被修正,“本地说”逐渐为更多的人所接受。我在这个逐渐过程中,先后写出《客家民系的再认识》、《棚民·客籍·客家意识》、《客家与井冈山地区》、《赣闽粤交接区的人口与社会变迁——以明清时期为主的观察》、《客家社区的大转折——虔台志中的南赣特区》等文,将考察的视野集中到客家基地,尽可能去了解客家人文状况,客家社区历史变迁,一步一步走近客家,逐步加深对“本地说”的理解。

“本地说”让我们首先注意到,赣闽粤交接地区人文历史悠久,史前的新石器文化遗址比较多,原始人类已经在此生息繁衍。商周以后文化开发区日见扩大,秦汉以来郡县行政区逐渐建立并增多,与外地的人口交往不断见于记载,生产与文化的交流相继开展。^① 传统的主流文化——儒学文化区在扩大,“荒蛮服地”在缩小,所谓的“化外”之区慢慢向教化内地靠拢。这个文化进程是历史的客观存在,然而速度很缓慢。

其次,民族学研究告诉我们,闽、浙、赣、粤、湘诸地是畲族、瑶族等少数民族生息之区,随着汉民族的日益壮大,中原文化加速扩展,畲瑶等族人民不断融入强势文化之中,成为汉民族的一员。于是,汉民族不断扩大,瑶畲人聚居地逐日缩小,更因封建王朝极不平等的欺压政策,使他们由开阔平衍之区退入山林。闽粤赣交界的连绵山地,是瑶畲人聚居的一个重要地带。元、明以后,仍然如此。王守仁任南赣巡抚(1512—1514年)时说:“处处山田尽入畲”,清朝中期以后,还有“畲蛮岭海随处皆有之”的记录。20世纪80年代编写的地名志中,可以查到不少畲村地名。鉴于居民的民族构成,应该说客家中的畲瑶等少数民族成分很重,不可忽视。

再次,险峻的山峦,繁密的森林,崎岖的鸟道,虽然有易得的生活资料,却严重地限制了与外界社会的交往,既有利于防范强暴,又极有害于经济文化交流。一个个的封闭山谷,发展缓慢的生活样式,铸成了特有的方言和风俗习惯。尤其是方言有特别顽强的传承力,一代又一代地说下来,其同化力足以让任何一个迁入者入乡随俗,变成他

^① 详见房学嘉《客家源流探奥》中的客地古代文明(第7~102页),本文不赘述。